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十一季

## 一抹椿香醉齿间

叶炎

初春时节,万物尚在朦胧中慢悠悠地醒来,香椿芽却已高高地挂在光秃秃的枝桠上。远远望去,像是树梢顶着的一颗颗红玛瑙,又像是一簇簇燃起的火苗,在这乍暖还寒的早春里,静静地燃烧着。

小区的西头有棵香椿树,每每路过,我总要抬头望一眼。刚冒出来的嫩芽尖儿,是紫红色的,仿佛谁家女儿初妆时,轻点在唇上的胭脂。再过几日,芽叶慢慢舒展了,靠近梗的部分便悄悄转为嫩绿色,形成“绿叶红边”的独特模样。远远看去,竟像翡翠镶了红边。凑近了细看,芽叶表面还覆着一层细密的白色绒毛,捧在手心上,柔软顺滑,毛茸茸的,痒到心里去。

最诱人的还是那股神秘的香味。将椿芽凑近鼻端,一股霸道的气息便直直地闯进来,是草木的清新里,裹着坚果的醇厚,又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辛香。这气味是藏不住的,你只需掐一片叶子,那香气便沾在指尖上,这是春天赐有的味道,浓烈,直率,不容辩白。

这椿香,勾起的尽是些陈年旧事。

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说过,民间有“春食芽”的养生之道,意思是顺应春季万物“生发”的自然规律和“天人合一”的中医理念,“取天地的生发之气”,吃带芽的蔬菜尤其是香椿芽能帮助人体阳气升发,增强免疫力。

当年我家住在母亲任教的校园里,也有几棵香椿树。人小嘴馋,每逢初春,眼巴巴望着树梢上的诱惑,却够不着。爬上去吧,树干又细又滑,立不住脚的。我们便拿着家里晒衣服的竹竿,在竿头绑上一把小镰刀,仰着脖子,对准了枝桠间的红点,一下一下地

江南的春天总是来得特别早,寒冬还未过去,满地的野菜便嫩生生地向我们招手了。你看,田埂上,果树下,菜畦里,一片片绿茸茸的荠菜争先恐后地拱出地面,用并不绚丽的绿,登上了即将进入的早春舞台。

天气晴好,我提上桶子,开启了一段愉快的郊外挖荠菜之旅。

乡下的田野,一望无际的油菜灰绿灰绿的,远山翠黛,几朵悠闲的云在蓝天飘浮。

沿河堤漫步向前,来到一大片菜地里找寻。农人们正在自家地里忙碌,浇水,施肥,锄草,收菜。白生生的水萝卜,绿油油的油麦菜,高高耸耸的蒜头,直挺粗壮的大蒜,还有芹菜、茼蒿、豌豆……凡是这个季节该有的蔬菜,一应俱全。

走下堤岸,发现一块挖过红薯的菜地里,长满了绿绿的荠菜,丛丛簇簇,挤挤挨挨。它们匍匐着,紧紧地趴在地面。略带暗红色的荠菜,用一片片像锯齿一样的叶片将荠菜围得像一朵花一样。有些荠菜已迫不及待地探出头来,从叶圈的正中间抽出细长的花茎,茎上长满米粒大小的花苞,像一个个小眼睛的窥探这个神奇的世界。

旁边正在割菜的大妈看见我,说:“余老师,挖香斑菜呀!这田里到处都是呢。”“是呢,你剁菜晒腌菜吗?”“是呢,天气好,晒些腌菜。”我们这里把荠菜叫做“香斑”,把稻槎菜叫做“田斑”,也不知道这个“斑”字是不是这样写。

我蹲下来,拿出弯刀,从荠菜的根部一朵一朵割起来。和暖的风轻轻地吹着,小河里的水哗哗地流着。风里带来些泥土的气息,混着荠菜和蔬菜的清香,一阵阵沁人心脾。太阳暖暖

将椿芽往下钩。有时候钩偏了,椿芽便像天女散花般的散落下来,我们扔下竹竿,抢着去捡,捧在手心里,像捧着什么宝贝。也有一些调皮的小伙伴,干脆用弹弓打,噼噼啪啪一阵,打下来的却是毁了容颜的茎叶,香气散满一地。

那时节,我跟母亲去菜市场,小摊上也见得到香椿芽的影子。用稻草捆扎着,一小把一小把,规规矩矩地摆在竹篮里,一小把大概也就一二两重,却比一般的蔬菜要贵出许多。母亲弯着腰,挑挑拣拣,嘴里念叨着贵,手却舍不得放下。毕竟,孩子们等着尝鲜,错过了这一季,便要再等上一年。

买回来的椿芽,最家常的吃法,莫过于炒鸡蛋了。母亲将嫩芽洗净,在沸水里焯一下,那紫红便褪了,变成碧绿碧绿的。切碎了,打入两三枚鸡蛋,撒一点盐,搅匀了。油锅烧热,刺啦一声倒进去,顷刻间,蛋液蓬松起来,椿香弥漫开来,满屋子都是春天的气息。炒好的蛋,鲜嫩滑润,松软香醇,椿芽的独特香气,恰到好处地融在鸡蛋里,香上添香。我们兄妹四人围在锅台边,馋得不知吞下了多少口水。

如今又到了吃椿芽的时节。小区的香椿树依旧年年吐芽,只是再没有顽童举着竹竿去打。菜市场依旧卖着捆扎的椿芽,价格比从前更贵了些。买回来,依旧炒一盘鸡蛋,坐在窗前慢慢品鲜。

窗外,春意渐浓。我夹起一筷送入口中,椿香霎时溢满齿间。仿佛觉得,我嚼下的,不只是这一抹椿香,或许是整个春天,还有春天里那些难忘的时光。

地照着,明亮亮的一片。我静静地挖着,偶尔也起身,抬头看看,有时一大群麻雀在已落光叶子的枣树上叽叽喳喳。虽染天气还很冷,可在太阳底下晒着,依然是汗湿内衣。

不到一小时,便满载而归。回到家,开始摘拣。这道工序是最费工夫的,须将每一朵荠菜根部的泥块清除,须将每一根过长的菜根剪断,须将每一片黄叶、老叶摘除,还得从中清理出那些杂草和干枯的草茎。摘拣完毕后,再把它们放入水池进行搓洗,一遍,两遍,三遍,无数遍,等池中的水不再有飘浮之物,池底也无泥沙时,便告完成。

将锅中的水烧开,放入点纯碱,水中便翻滚起如大浪淘沙般的白色泡沫,这时便将洗净的荠菜倒入锅中。泡沫消失,略带暗红的荠菜立马变得碧绿。荠菜在水中翻滚,如水上芭蕾,待这“芭蕾”舞至两三分钟后,使用笊篱将其全部捞出,并立马放入凉水中过凉。这是让荠菜保持碧绿,不使其变黑变暗的重要诀窍。这些碧绿的荠菜漂在水中,变得轻轻柔柔,软软绵绵,好生养眼。之后,再将它们捞出,挤干水分,揉成一个个圆团,放保鲜袋里,再放入冰箱冷冻保藏,以备随时取出食用。

儿时,曾学过一篇题为《挖荠菜》的课文,作者笔下的荠菜,不仅仅是一种野菜,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,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苦难与坚韧。如今,生活富裕的年代里,吃荠菜不再是为了充饥,而是一种调味,一种养生,挖荠菜也只是一种与自然接触与休闲的方式。但无论何时,大自然里的荠菜,它都以自身的方式存在着,生长着,点染着每一个温暖而美丽的春天。



## 望

张一冉

望,如一眼清冽的甘泉,静静浸润期盼的心田;望,似冬日一束暖阳,温柔照进守望的窗沿;望,也像荒漠中伫立的绿影,在迷茫处赠人以安宁与念想。

童年时,妈妈每逢出门,总会轻轻抚过我的发梢,嘱咐道:“在家好好的,等妈妈回来。”我点点头,听见门合上的细响,便立刻跑向阳台,踮起脚,向外张望。她的身影渐渐变小,渐渐远去,最终融进街角的尽头。而我仍趴在窗边,望着空荡荡的巷口,嘴唇不自觉地轻轻蠕动:“妈妈,快些回来。”——这或许就是“望”最初的模样,盛满一个孩子对归途无声的等候。

后来有一次,我考差了。手里捏着卷子,脚步沉重。到了楼下,却怎么也迈不上台阶。我徘徊良久,终于抬起头——却看见妈妈的脸贴在玻璃窗上,正焦急地向外张望。一碰到我的目光,她眼中的担忧瞬间化开,变成一片温柔。我眼眶一热,冲上楼去,门一开便喊:“妈,我回来了!”她从厨房端出刚煮好的饺子,轻声问:“今天怎么晚啦?路上没事吧?”我望着眼前的热气,话都堵在喉咙里。饭后,我还是坦白了一切。妈妈只是抚了抚我的背:“一次没考好,不怕。但别再让我这样在窗口望你了,好吗?”原来妈妈的“望”里,不仅有等我放学的牵挂,还有盼我勇敢、诚实的温柔期待。

又一年中秋前,奶奶总打电话来,一遍遍问:“今年回来过中秋吗?几号到呀?”明明日子还没到,她却问得那样勤。起初我不懂她的心急,直到中秋那夜,我们围坐在老家院子里。月华如练,星河淡淡,笑语伴着茶香。那一刻忽然明白:奶奶望的,从来不止是一个节日,更是眼前这般团聚的灯火可亲。

原来,“望”,从来不止是抬眼的刹那。它里面藏着孩子倚门的期待,藏着母亲无声的守候,也藏着老人对团圆年复一年的遥盼。人间最美的“望”,未必望向远方,而是望向那些我们深深爱着、也深深爱着我们的人。

## 春到人间荠菜鲜

余小玲

